

《倒影斑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倒影斑斓》

13位ISBN编号：9787512638736

出版时间：2015-10

作者：邢玉冠

页数：3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内容概要

一、谜宅孤女

吴顶是燕子湖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此刻正在上今天最后一堂自习课。明天就是周六了，所以这也是本周最后一节课。这所学校以学风自由而闻名。别的学校，高中一入学，学业就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但燕子湖中学却是不到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绝没有晚上加班、周末加课的事，老师就像大学老师似的，上完课就杳如黄鹤了。

吴顶写完作业，抬起头看看其他同学。他对环境的新鲜感还没有消失，因为他两个多月前才转学到此。

吴顶的父母不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平常并不照管他太多，但这一次却没来由地把他转到这所中学来。其实，吴顶对此并不在意，他学习不错，觉得在哪儿也无所谓，交些新朋友也蛮有趣。

吴顶回忆起第一次来的那天，他早晨起了个大早，拿着入学材料，以及体检的单子、行李，来到学校办手续。然后，把行李放入宿舍，就到教学楼找到了班主任沈老师。沈老师是个和蔼的、身材清瘦的男老师。他核实了吴顶后，就笑呵呵地拍拍吴顶的肩膀，领他去教室。

那时候，好多学生还没来，教室里稀稀拉拉的。沈老师站在门口，沉吟一下，说：“何俊旁边没有人坐，你坐在那里吧！”吴顶按着他的指向，坐到靠窗户的一个座位上。

他打量一下周围环境，教室陈设还不错。然后寻思：看来我有一个同桌，是个叫何俊的人。

何俊，何俊，名字倒是挺文雅的。

同学陆续来了，有的诧异地看着他，有的也上前来打招呼、询问一下。他们除了问问吴顶的名字，从哪儿转来之类的问题，好像还都不约而同地问他为什么坐在这个位置上，是自己选择的吗？

吴顶也没在意，只是回答说，是沈老师指定的。

又来了一个男生，径直走到吴顶旁边的座位旁，毫不认生地打量了片刻，说：“新来的？”

吴顶说：“对，我叫吴顶。”

那个男生和吴顶握着手，说：“吴顶啊，顶好，顶好！”

吴顶说：“你是何俊吗？”

那男生愣了一愣，呵呵笑了起来，说：“别别，我可不是何俊。我叫赵克勤，坐在前面。”说着指了指吴顶斜前面的位置。

吴顶点了点头。

赵克勤凑过来说：“谁让你坐这儿的？”

又是这个问题。

听了吴顶的回答，赵克勤揶揄地笑笑说：“你坐在这儿，那可有你受的啦。”

“为什么？”

“逗你玩的，也没什么，哈哈！”

听了这样的话，吴顶有些不安又有些期待这个同桌的出现了。按他的定式想法，老师常为那些调皮捣蛋、多动爱说的人单独安一个座。现在又被同学们这样问来问去的，莫非何俊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吴顶脑子里不自主地构造出一些模糊的人物形象，都是些不良少年、地痞、无赖的造型。

吴顶拍拍额头，强迫自己停止悬想。

人都到得差不多了，这个何俊还不来，岂不是马上就要迟到了？又或者不良少年们其实都是不按时来上学的，甚至不怎么上学的？

正在胡思乱想着，有人飘然来到座位前。

吴顶抬头一看，眼前一亮。一个留着短发、个子挺拔的女生，有些好奇地盯着吴顶。

原来班上还有这样的清秀的女生！

那个女生轻轻又充满询问地在旁边坐下来，看着吴顶。

吴顶见她坐在旁边了，惊讶地张大了嘴，脱口叫道：“你，你，你就是何俊？”吴顶设想的斜叼烟卷，两膀子纹身的形象还满脑子浮现，突然眼前出现这么一个姑娘，有点吃惊，连声音都变调了。

“对呀！欸？你都知道我名字啦。那你叫什么啊？”何俊微笑着说。

吴顶赶紧镇定一下自己，说：“我是刚转来的，叫吴顶。口天吴，山顶的顶。”

何俊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柔柔地看着吴顶。

吴顶的心境一向波澜不惊，就算心中有什么起伏，一般也表现得山老地荒，但今天由于出乎意料，颇

为失态。他突然之间有些窘迫，不由自主想把视线移开，好像心底深处被什么触动，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何俊的相貌实在不好细描述，而她的神情也奇特得难以名状。她眼睛也不弯，嘴角也没翘，但给人感觉却是含着笑。而那含笑的眼神里还流露出自然淡雅的知性气息，凛凛敛敛，柔柔弱弱。

何俊这样女生的邻座，难道不是明争暗抢吗？为什么没人呢？而且为什么大家见吴顶坐这里都格外在意呢？

吴顶潜意识里好像也有些知道原因了。

第一次见何俊的人，别说和她对视了，连看她一眼都不由自主地想要把目光挪开，就好像何俊身上放出了光芒，让人不能直视。

后来吴顶得知，在这个班刚开始排座位时，何俊与一位很是调皮的男生同桌。这个男生能说能笑，能打能闹，十分活跃，着实是个不安定因素。但往何俊旁一坐，仿佛换了一个人：话也不敢多说，就算说也是结结巴巴，好像生怕说错什么，做事也手忙脚乱。何俊和他搭话，他回答时甚至气都喘不顺，仿佛忘了怎么呼吸似的，就像小孩在严苛的师长面前，想表现一下自己，却又怕犯错的紧张神情。就这样他在受了一段时间折磨后，终于忍不住换了座位。

这间奇特的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男女生尽量搭配着坐。据说这是老师们的经验，男女生思维方式不同，对学习有互补性，多交流可以取长补短，如果搞得男生一堆儿，女生一堆儿，会有成长缺陷。至于其他学校严防死守的学生谈恋爱问题，在这里看得轻松平常，有些女老师甚至挺爱八卦学生们之间的暧昧关系的。

所以之后也有几个男生和老师要求，去和何俊坐一桌，但都没持续多久。那些男生都表示，能和何俊一个班，远远地看着她就心满意足了，如果离得太近，反而会心猿意马，心惊肉跳，心身俱损。而且还会吸引全班、全年级乃至全校男生的仇恨，简直折寿。就像人类远远地享受太阳的温暖一样，如果强行接近太阳，反而会融化在太阳的高温中。

反正座位也不可能正好坐满，于是何俊旁的座位就空下了。

当时，吴顶可不知道这些掌故，而且已经大喇喇地坐下了，除了刚开始心中波动了一下以外，此后又恢复淡然了。何俊估计好久也没个同桌了，现在终于来了一个，显得也挺高兴的。

就这样，一晃两个月过去了。

吴顶依旧是中规中矩地过着每一天。他从小就是这样，父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吃吃，该睡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除了有时去找人交流外语，或者自己学外语，其他也没什么特别喜爱的事情。

而他的同桌何俊好像比他还有过之无不及。

何俊做事不急不缓，也不多说话，好像从没什么情绪波动。她早上比规定时间早两三分钟到学校，晚上放学整点回家。好多同学留下自习，有的学到很晚才走，何俊一次也没留下过。何俊虽然没特别刻苦地学习，但学习成绩却不错，每次小测验都在全班前十名以内。关键是在高中这种人人明争暗斗、成绩至上的大氛围里，何俊貌似根本不在乎成绩，虽然她成绩不差，但看样子即使差了，她也无所谓。

又有传言说，何俊的父母也都不在本地，好像在国外，估计是做大生意什么的，所以何俊努不努力学习，都无关前途命运。

何俊办其他事也都四平八稳，比如帮老师收作业，比如打扫卫生做值日，再比如上体育课颠排球，她都波澜不惊、不偏不倚地办好。

何俊虽然话不多，但待人和善，说话轻柔，无论对方是谁，都会感觉很舒服。但就是这样的何俊，吴顶却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何俊好像根本没有朋友。

她上学放学都是独来独往，中午去食堂吃饭，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和班里的女生一起，但也是碰到谁就和谁吃，并不像其他女生一样，三三两两，好得难解难分。吴顶自己虽然也是慢热型，不是自来熟、和谁都打成一片的那种人，但都已经和班里同学混熟了，比何俊这个呆了两年的人好像还强些。因此，班上同学和何俊说话也都客客气气，虽然友好，但吴顶却感觉有些生分。其实班上的男生女生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何俊，也都挺喜欢她的，大家反而觉得如果何俊真的有了一个死党，那还能叫高冷的何俊吗？

坐在前排的赵克勤是班长，只有他偶尔会和何俊开开玩笑。比如，就是吴顶刚转来的那一天，何俊刚坐好，赵克勤扭过头来对吴顶说：“吴顶同学，你还记得我刚才和你说什么吗？”

《倒影斑斓》

吴顶说：“记得啊，你说我坐在这位子上，那可有的受啦。”说着扭头看看何俊。

何俊没听见的样子，默默地收拾书本。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赵克勤问。

“不知道。”

“因为你旁边这个人表面和善，内心狠毒，经常会使用冷暴力，时间长了，让你得抑郁症。”赵克勤凑到吴顶耳边悄悄地说，但声音响得足够何俊听到。

何俊说：“你说什么？”

赵克勤装作一惊，又摇头晃脑地说：“我没说什么啊，我就介绍一下你，我说这位何俊同学，那可是得道高人，像我等一般凡夫俗子，常难遇她的金口一开呀！哈哈。”

何俊不以为然，轻轻地说：“哪儿有啊。”就又要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接着就要上课了。等赵克勤转过身去，何俊凑过来，对吴顶努努嘴，小声说：“我要开始冷暴力了，当心哦。”说完就又低下头，捧起书来开始看了。

吴顶瞪得大大的眼睛，不知所措地眨巴了两下。

就是这样，貌似无趣的何俊也偶尔会开开玩笑，有时吴顶甚至都没搞清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有一次，吴顶发现自己写好的一页作业忘了带来，何俊帮老师来收作业，吴顶没办法，只好说：“我写好了，但忘了带了，怎么办？”

何俊淡淡地说：“哦，那也没什么，估计就是开除学籍吧。”

吴顶哑然失笑，好冷的笑话。抬头看看，何俊表情正常，正在本子上记录什么，好像在说一件再合理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似的。记录好了，就转去问下一个同学要作业。

还有一次，吴顶想借何俊的橡皮用一下，就指着何俊的笔袋问道：“我想用一下橡皮，好吗？”说着手已经很接近她的笔袋了。

却听何俊轻声喝道：“别动！”

吓得吴顶手咻地往回缩了一下。

何俊说：“会爆炸的！”

吴顶看着她略带紧张严肃的表情，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

何俊自己把橡皮拿出来，要递给吴顶。

吴顶伸出手，问：“还会爆炸么？”

何俊轻轻把橡皮掷到吴顶手心里，嘴里发出叭的一声，模拟爆炸声。

一向平淡如水的何俊这次是在卖萌吗？

吴顶略带惊讶地看着何俊，何俊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干自己的事，让吴顶差点儿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幻觉。

但大多数时间，两人都是没什么话好说的状态，偶尔眼神对上了，何俊就笑笑，吴顶也干笑一下，说形同路人有些过了，但也顶多是点头之交。

然而这一切印象，都在今天，这个周五的上午发生了扭曲，甚至可以说是颠覆。

今天上午英语课上，老师讲解测验试卷。这样的考试对于吴顶来说，没有丝毫难度，即使不考100分满分也差不多了。但吴顶不想考那么高，就习惯性地故意做错了几道题，得了91分。课平淡地上完了，上午的课也都结束了，吴顶刚要起身去吃饭，胳膊却被何俊拉了一下，吴顶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何俊。何俊也不说话，来回向四周看看。

吴顶问道：“怎么了？”

何俊说：“你等一下啊，我有事和你说。”

有同学叫吴顶去吃饭，吴顶让他们先去。

何俊看班里同学走得差不多了，慢慢地说：“明天是周末，今天下午放学也早，我想邀请你去我家做客，好么？”

去你家？做客？！

这话太突然，吴顶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大张着嘴，说道：“啊？什么？”声音不由地高了一些。

何俊细声细气地说：“去我家做客，就是招待你一下。”

我和你有那么熟吗？

吴顶问：“只有我吗？”

何俊点点头。

“为什么啊？”吴顶忍不住问道。

“没什么为什么啊。”

“嗯？没理由招待我什么啊？”

何俊微微蹙眉，好像不好意思说出口似的，沉吟一会儿，说：“我想让你帮我学习一下英语。”

“啊哈？”吴顶又没控制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以表示不解和惊讶。

“你英语不是学得好吗？我就想让你帮我辅导一下。不愿意吗？”何俊压低声音，好像不想让别人听到。

“没有，也不是不愿意……”吴顶心想，你要补习英语？不像你的作风啊！何俊你不是一向对学习什么的看得很淡吗？

等等，不对啊！这前提不成立啊。

“你英语不差啊，不用补的吧？”吴顶说。

“其实挺差的，有很多不会的，我自己当然知道自己的问题。”

“你刚才的试卷考了多少分？”

“嗯？哦，没多少分。”何俊说着把试卷一把塞到书包里。

当时撇了一眼她的试卷，印象中分数不低，好像是……

“你考了96分，对不对！”

何俊闭紧嘴，不说话。

“你比我考得还高，还用我教你啊？”吴顶说道。

“我那都是蒙的，我看得出你是真学得好。”

都是蒙的？哼哼，这话说得太假了。

“我学得也没有多好啦……”吴顶也没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对这件事充满了抵触情绪，推三阻四的。也许是何俊太优秀了，吴顶反而和她有些隔阂。然而万事独行的何俊居然来求教于自己了，换了别人只怕已经像一个充满氢气的气球飘飘荡荡起来。吴顶老成持重，但虽不至于如此，也不禁有一点儿小自满。

“我们不是朋友嘛！求你帮帮小忙，都不肯。”何俊好像有些不高兴了，微微沉下脸。

喂喂，这又不像平常的何俊了，好不好？今天的何俊是不是别人假扮的啊？而且，话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算是朋友，我还真的心里没底啊，我们说过的话屈指可数，哪儿有这样的朋友啊？

“我不是不想教你，只是我也没比你强，我教也未必有用……”吴顶还想推辞。

“我考试都是抄的！”何俊猛一抬头，打断了吴顶的说辞。

“啊？！”这一句冲击力太大，吴顶不由得第三次高声惊叹。

“我是作弊才考那么高的！”

“作弊……”吴顶说什么也不信，但已无力反驳，只呻吟出了这一句。

“是的，我一直抄你的来着，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何俊表情坚毅，话说得斩钉截铁，不容辩驳，好像在说什么大义凛然的事。

“什么都不懂”也说得有点过了吧。

吴顶想象了一下：何俊在自己旁边，伸长脖子，斜着眼睛偷看自己的试卷……

不可能！不可能！这样的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这就像是白雪公主把她后妈逼到墙角里，抄起鞋底痛打一样，不符合人物设定啊！

“你都抄我的，还比我考得好啊……”吴顶嘟囔着。

“抄袭的比被抄的考得高，不是经常发生的事嘛！”

“……”

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吗？

“那你是答应了？”

“好吧，不过也不用去你家吧，就在学校……”

“哎呀，你怎么那么麻烦？我不想在学校，就来我家吧，求你了。”

面对何俊的又嗔又求，吴顶无奈，只好答应了，但整个午休，吴顶都回不过神来，感觉何俊说的话没一句合情理的，而且，怎么破天荒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

吴顶知道何俊父母也不在身边，她是一个人住的，自己一个人去孤身的女孩家，简直有违自己的道德底线，但何俊势在必得的气势，让吴顶不得不去。

算了，去就去吧，只是学英语而已，又不是鸿门宴，也不是别的什么。

吴顶扭头看了看何俊，她又已经恢复了正常状态，文文静静地写着什么，并没有注意到吴顶的思绪飞扬。

还没到城里交通的高峰时期，路面上车辆并不拥挤，一辆普通的黑色轿车平缓地行驶着。

司机后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满头大汗的男人。他好像生病了似的，眼睛半开半闭，把头顶在车窗框上。他想擦一下额头上的汗滴，但是两只手被一条扎带绑在一起，只得费力地把两只手都举起来，在额头上抹了一下，又把两只手都放下，就这么一个动作又消耗了很多体力，喘气声变得更粗重了。

旁边座位上的一个人慢慢倾过身来，开口对他说：“兄弟，我们也不想这样，只是你闹腾得太厉害。”

听声音这个人有些年纪了。

靠在窗子上好像生病的那人，也不知道听没听见，保持原样，没什么反应。苍老的声音又说道：“你中了这个毒，不好受，但你这么忍着也不是办法，药效会越来越厉害的。你只要把你知道的都说了，你看，”他说着拿出一个棒状的小东西来，“我们给你打一针，马上就好了。”

那虚弱的人还是好像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

老者等了一会儿，见他不理自己，又说道：“这样吧，其他我都先不问，就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好吧？”

这次那人把头扭过去，好像开始欣赏窗外的风景了。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男子三十多岁模样，体格强壮，此时有些不耐烦了，说：“看来这毒也不管用。等回去了，还是用老办法吧。”

老者白费了半天口舌，也没收获，使劲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说：“药劲儿还没完全上来呢。不过抓住了他，总算又有了线索，给那个人也有些交代。”

“那个人总让我们干一些没头没脑的事，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老者看起来也犹豫不定，想了一会儿说：“我们暂且按那个人说的做，等我们自己有了新线索，就不受他摆布了。”

前排的强壮男子还想说什么，但老者已经闭上了眼睛，看来是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要休息一下了。

就这样，几个人都不说话，车子又默默地行驶了好一会儿，直到一阵手机的铃声打破了沉静。

老者并没睁开眼睛，指了指插在车载电源上的手机，说：“看看怎么了。”

副驾驶位上的壮汉拿起手机，看了半天也没吭气。

老者问：“什么事啊？”

“那个人又来信息了。”他有些犹疑，好像十分费解，说，“奇怪，他让我们别管前面的事了，去抓另一个人，说抓到了就能知道我们想知道的。”

“又抓什么人？”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要抓的是个高中生，那能知道什么？”

老者听了，也皱起眉头，心想，高中生？风马牛不相及啊。怎么想也是今天抓住的这个人有价值一些。放着他不管，去找一个小孩子干什么？莫非……莫非是哪个帮派大佬的孩子？

想到这儿，老者睁开了眼睛，问道：“要抓的人姓什么？”

“姓何，叫何俊，是个女的。”老者问的是姓什么，那壮汉却把全名都说了出来。

何俊？

老者思索半天没有头绪，却没注意到旁边那个病歪歪的人听到何俊的名字时，身子微微一抖。

老者坐起身来，伸手到前面，说道：“给我，我看看具体怎么说的。”

壮汉刚把手机递到老者手边，那个一直有气无力的人猛地暴起，两只被扎带捆着的手一下子伸到前面，套在正开车的司机脖子上，接着使劲往后勒去。他一路上都好像连直起身子的力气也没有，但现在却像是上满发条的机器，要把被压抑的力量迸发出来。

司机猝不及防，脖子都差点被这一下给勒断了，整个头向后仰去，手脚也都不听使唤的乱动，导致汽车失控，朝一个方向打起转儿来。

“阿彪！”老者二人大叫，赶紧四手齐上，要把那人从司机脖子上拉开。

但那人使出所有的力气，满头汗如雨下，青筋暴露，而且是从座位后面勒的，膝盖顶住靠背，用的是腰腿上的力量，很难拉开。眼看着叫阿彪的司机就要被勒死了。

旁边的壮汉出手也快，嗖地伸出一把匕首，一下子把那人手上的扎带割断了，那人也随之猛地靠到了后面。

司机总算是得救了，两人正松了一口气，但突然同时意识到，不好！他手上的绑缚没了！难道这才是他的目的！

“咔”的一响，这是安全带解锁的声音。接着，车门呼地甩开了。趁着这一甩之力，那虚弱的人一下子飞出车去。

此时，车开到了一座不怎么宽的桥上。由于刚刚这辆黑色轿车的失控，来往的车辆都赶紧避让。从车里飞出来的人努力地爬起来，蹒跚着向旁边走去。

黑色轿车吱的一声停住了，但等老者和同伴跳出来时，那虚弱的人已经到了桥边，他回头看了一眼，没有犹豫，纵身跃下桥去。

老者和同伴赶到桥边，往下一看，河水虽不大，但已经没有人影了。

壮汉说：“他中了毒，就算淹不死也活不长了。”

好好的线索，在眼皮子底下没了。太大意了！本以为锁着车门，捆着手，绑着安全带，再加上他是个濒死之人，怎么也逃不脱的，谁能想到……

老者脸色难看，一挥手说：“上车！快回去，叫上他们一起，找那个女孩子去！”

下课铃终于响了，好多同学哄闹着走了。

今天晚上有一个日本女子偶像团体的演唱会。她们最近人气很高，好多男生甚至好多女生都是她们的粉丝。尤其是其中一个叫五十岚杏奈的，长着鹅蛋脸大眼睛，唱起歌跳起舞来，既纯净无邪，又疯癫呆萌，十分可爱。虽然大家上高三了，但这么难得的机会，好多人还是按捺不住要去现场瞻仰自己的偶像，所以呼啦一下子走了好多人。

也有一些同学留在教室里自习，比如赵克勤自称动用了十二分的精神力量，才控制住自己，继续留下学习。

也多亏了这样，吴顶才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何俊一起回家。当他们一起走出教学楼，惊奇地发现阴沉沉的天空竟飘起了细小的雪花。清新凉爽的空气，使人精神一振，落在脸上手上的小冰晶，不多时就化了，并不让人觉得寒冷，反而给皮肤带来了第一场雪的惊喜。

“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好早呀！”吴顶一边走，一边说道。

“是啊！”何俊道，“据说是有一股冷空气南下，路过我们。”

“哦。”吴顶点点头。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穿行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在经过拐弯处一个路边广场时，那里围了很多人，不知在看什么，人群中不时还发出喝彩声。吴顶说：“去看看是干什么！”何俊也有些好奇，两人来到人群旁一看，原来是一些人在耍滑板和特技自行车。

这些人都二十岁左右，男的们不是溜滑板，就是骑单车，一个个仿佛浑身用不完的劲儿，卖力地表演着。而女的则个个奇装异服，要么是穿着盛夏的服饰，一副冻不死的样子，要么是身上披挂着各种怪异的装饰，还有耳朵上串着若干个碗口大的耳环的，或是头发染成五颜六色，反正都是“貌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这当然引来许多惊异的目光，她们却并不在乎，依然在张扬地，忘乎所以地大叫着。

而男士们更起劲地耍着。现在，他们把几个滑板横着立起，利用轮与板间的差距，将它们插在一起，放在地上，形成一堵小墙，约一米多高。然后驾着各自的家伙依次从远处冲过来，跳过小墙去。三四个男的，都使尽绝活，卖弄身手，而三四个女的也摆着扭曲的姿势呐喊。有一个骑车子的接连成功好几次，博得满堂喝彩，而有一个高个子的踏着滑板，却几次不过，还老摔跤，引来阵阵哄笑。

终于，这高个子在又一次摔倒后发火了。他一言不发，举起自己的滑板狠劲砸在地上，滑板弹起老高，无规则地飞向旁边。人群中一阵哗然，滑板飞去的地方，人们赶紧躲开。高个子并不善罢，拾起滑板就砸。许多人见状，各自散开走了，但仍有不少人在看热闹。高个子不停地摔滑板，一肚子气都撒在板子上，仿佛他跳不过去全是这滑板的过错。但滑板很结实，他每次摔都只能摔出一些飞屑，并无实质性破坏。这高个子好像也觉得这样不奏效，于是又把板子拿到马路边，冲着马路牙子猛砸。人们笑着看热闹，都知道他这是下不了台，在矫情。

一会儿，高个子仿佛觉得这样蹲在路边砸不够威武，他也不听他几个同伴的劝，又远远的把滑板扔过来，滑板在地上一跳，险些碰到别人身上。

吴顶和何俊觉得无趣，决定走了。突然听见有人高喊：“你发什么疯？不怨自己技术差，拿板子撒什

么气？”人们一听，不禁为说话的人担心：这人正没处发泄，惹他干什么？

何俊听见这声音却“噫”了一声，扭过身子去看。

那高个子果然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咬牙切齿道：“谁说的？！老子砸自己的东西关你屁事！”他被人揭了老底，恼羞成怒。

不料，一个女生走了过来，粗着嗓子说：“我说的，你要怎样？”

这女孩长得很是秀气，但一说话像个男生的嗓音，听声音刚才确是她喊的。

高个子表情疑惑，晃晃脑袋，仿佛要找一找，是不是有人在与她演“双簧”。

那女生旁边跟着一个方脸男生，他平稳地说：“你扔的滑板差点砸住我们。”

高个子的怒气又回来了，蛮横地道：“我就砸你们了，咋样？”说着还推了男生一下。高个子的其他奇形怪状的同伴也慢慢围拢过来，在一旁站着，形成威慑，眼看那两个学生就要吃亏。

吴顶看着因为一点儿小事，就要发生冲突，心中有些反感，想去给两边的人都降降火，但又不知道从何劝起，心中这么想，嘴上就说道：“没人劝劝他们，都下不来台，恐怕就要打起来了。”

“就算打起来，估计也打不死的。”何俊总是轻描淡写地说着夸张的话。她看起来倒是对这争端不以为意，像在看电视剧一样轻松。

“那那，打伤了也不好啊。”吴顶皱着眉头说，看着马上要恶化的局势。

“他们俩应该有分寸的。”何俊说。

“他们俩？”吴顶诧异地问，“你认识那两个学生吗？”

转念一想，这说的到底是谁打谁啊，咱们想的好像不一样啊。

何俊没再说什么，却见那个女生下巴一扬，不紧不慢地对高个子说：“看你又踩又砸，搞得满头大汗的，不就是想把这板子弄烂么？”

高个子一愣，不知是什么意思。

那女生撇了一眼地上底朝天的滑板，说：“我帮你个忙吧，替你弄烂它，怎样？”

高个子还没回答什么，那女生用脚尖在滑板上一点，那滑板就像翻烙饼一样，自己翻了过来，轮子朝下了。众人正要“哦”的表示惊讶之情，那女生已经一脚踏了下去，咔嚓，滑板脆生生地拦腰断为两截。

高个子和同伴们大吃一惊，砸了半天砸不烂的滑板，被人家一下子踩成两段，都目瞪口呆。

这时，方脸的男生一眼瞥见了何俊，瞪着眼叫：“何俊？”

那女生也扭过头，道：“何俊，你来了！也不过来帮忙。”

何俊说：“我家还有点儿事情，我先走了。”说罢，朝吴顶吐了下舌头，拉了吴顶走了，拔腿就走。

吴顶被她扯着，往远处走去，心想，你着什么急啊，像做贼被人抓住，没脸见人似的。难得你居然还有熟人，看他们遇到麻烦了，你就算帮不上大忙，也不用这么急匆匆地走啊。

走出挺远了，那女生还扯着粗嗓子喊：“何俊，你别走啊！”

方脸的也在后面叫：“何俊，我们有要紧的事儿要告诉你！”何俊充耳不闻，扯着吴顶，好像想快点甩掉他们。

其实那两个人也都追不上来，因为那高个子及其同伴又仗着人多，把他们团团围住，高声叫嚷。有的说：“我们的滑板，我们想怎么就怎么，凭什么你们弄坏它！”有的叫：“我们本来就不想弄坏它！”还有的嚷：“赔！”他们一时脱不了身。

何俊拽着吴顶，眼看已经远离那个广场了，就松开了手。

吴顶说：“那两个是你熟人啊？你怎么……”

何俊说：“我们不是还得抓紧时间学习去呢嘛。”

吴顶觉得这个理由不太成立，你看热闹的时候可没想着要赶紧学习，一被人认出来，就想起要学习啦？

是怕被牵扯到纠纷中去吗？

吴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是不是怕惹上麻烦啊？”

想想也是，吴顶自己对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也颇为反感，何况何俊一个女生。

只听何俊赞同道：“对呀，他们两个不认识你，要是说起话来，肯定要问东问西的，太麻烦了。”

什么？你说的是这个麻烦啊？那两个学生都要被人一顿胖揍了，哪儿有闲心跟你问东问西啊？你这什么思维？

他思路有些跟不上，张大口半天，不知怎么接口，只好问道：“那一男一女是谁呀？”

何俊笑了一声，说：“卢小羊若知道你这样说，一定又会生气的。”停了一下，她看着吴顶，用似笑非笑的表情解释说：“他最怕别人把他当成女孩儿。”

吴顶反应了一下，半信半疑地叫：“难道那是个男的！”他脑中回忆叫卢小羊的外貌，确实头发剪得很短，个头大概一米七多，穿着普通的运动服，声音也像男的，但从脸来看，怎么也是个女生吧。

何俊又说：“别说你不信，就是和他熟悉的人，也常忘了他是男生呢。”

这么说来，那个卢小羊确实好像是怕别人把自己当成女的，努力要把自己打造的更男生一些呢，但是貌似没成功。

“这算是天生丽质吧。”吴顶笑着又问道，“那另一个是谁呢？”

何俊答道：“那个叫陈关飞。”

吴顶说：“哦，也不知他们怎样了。”吴顶还在担心，不知道广场上的事态怎么样了。

“唉！”何俊叹了一口气，说：“这算不算是恃强凌弱呢？”

“什么？”吴顶完全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卢小羊就是性格耿直，有分寸还行，随便教训对方一下就得了，但我怕他一不留神，下手太重。”

吴顶一脸纠结地说：“听你这意思，碰上这个卢小羊，那些坏小子们凶多吉少了？可是对方有那么多，他能有多厉害……”

何俊上下打量了吴顶一下，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的口气说：“像你这样的，卢小羊打十个。”

你这是什么比方啊！说的好像我要和他对打似的！

吴顶心中像是有一万头神兽踏过，看着何俊一如往常的平静表情，心中咆哮道：你到底怎么做到装成这幅样子来讲笑话的！

正说着，他们听见身后有些骚乱。现在，小雪已经下了半天，路面上铺了白白一层。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飞驰而来，正是卢小羊。他身后还有一人骑车追赶，就是刚才那一群围攻他们的人中的一个。两个人一前一后，骑得飞快。

卢小羊使劲地骑，也没看见何俊他们，追他的人也追得很紧。此时，路上也没几个人，卢小羊仿佛看准时机，猛然刹车，一条腿支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好像要掉头跑。那追他的人一惊，也急刹车，跳下车，就要扭头再追。不料，卢小羊以支地的腿为轴，转完一百八十度并未停止，路面又滑，车子竟然三百六十度大甩尾。他收起那条腿，又冲着原来的方向骑走了。这回那个追他的人可措手不及，等掉转车头，再骑上车追去，明显已来不及了。

两人又追逐着走了，雪地上留下卢小羊用车轮画出的两个圈。吴顶忍不住喝彩道：“厉害厉害！太漂亮了。”

何俊表情好像在说，这才是小意思，就把你激动成这样。

吴顶问：“但是他们为什么赛车呢？”

“谁知道他耍什么宝呢。”何俊说着指指前面一个小路口道，“喏，那就到我住的小区了！”

吴顶不以为意地和何俊走进这个不太起眼的、小小的路口。刚刚走了几十步远，吴顶突然站住，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像是进到了世外桃源一般的所在。这是一副原始森林般秋日的画面：各种大树，落叶的、常青的，一棵棵都像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地上铺着绿的、黄的小草，各式的落叶，十分厚实，流露出高远氤氲的气息。平展的柏油路，别致的路灯杆，使这景致带上些现代气味。谁能想到在这喧嚣的市区中，居然有这样的环境，而在这样的住宅区房子，价钱之高，也可想而知了。这似乎印证了何俊是富二代的传言。

吴顶深吸了一口气，觉得很清爽。在这样接近大自然的环境里，走了半天都没看到什么人。这时，耳边传来一阵铃声，两人扭头一看，是一个穿着运动装的女子在溜狗。这是一只漂亮的狐狸犬，全身都是乌黑发亮的毛，但四只脚上却是白毛，走在雪中，仿佛是在凌空踏步。它温和而又娇气地围在主人脚边打转，使脖子上的铃铛响个不停。何俊对那女的说：“温姐，溜弯呢。”那姓温的也招呼：“何俊，放学啦。”两人寒暄一下，就各走各的了，吴顶满怀兴趣地看着那狗走远。

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一个在大树掩映中的门前。何俊笑容满面地说：“到家了。”然后站在门的左首，掀开墙上的一块假砖，露出几个按键，手指在上面轻捷的按了几个键，接着脸冲着墙。不久，只听“滴滴”两声，然后“喀”的一声轻响，两扇大栅栏门无声地打开了。

“请进！”何俊以主人的姿态说。

吴顶看着这样的大院子、大房子，实在控制不了惊讶的表情。何俊一个女孩子，独个住这样一幢豪宅

《倒影斑斓》

？看看四周悠然而又寂寥的环境，他忍不住问道：“听说你一个人住啊，不害怕吗？”问完才觉得问得多余，何俊的回答一定是“不”。

不料，何俊懒洋洋地回答道：“怕得要死。”

吴顶诧异地看着她，她脸上哪有一点“怕得要死”的表情。随即又想，何俊估计是觉得说“不怕”别人不太信，所以干脆说“怕”得了。不过这“怕得要死”也太严重了些吧。

吴顶左顾右盼着进了院子，正房旁边还有一个简易的大房子，不知是车库还是仓库，恐怕里面连坦克也放得下。跟着何俊，吴顶进了略显古朴，有些浸染着欧风欧雨模样的正房。房中的装饰典雅而庄重，高大上的很。何俊请吴顶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吴顶抬头一看，这大厅足有七八米高。何俊不知怎么一弄，一曲清新的音乐跳跃开来，似有似无地播放着。

何俊说：“你先坐好，我去给你拿些喝的。”然后轻盈地蹦走了。

吴顶干坐着等了好久，也不见何俊出现，就站起身来，想去看看何俊弄什么饮料，要不要帮忙。但不知是不是何俊家太大了，走来走去，也没找到何俊，想回去的时候又找不到刚才的客厅在哪儿了。这房子大了就像迷宫一样，而且走道里装饰图样和客厅里的风格迥异，搞得吴顶眼花缭乱，像没头苍蝇似地乱撞。正不知如何是好，何俊忽地出现了，说：“哦，你在这儿啊。”吴顶有些不好意思，感觉自己太蠢了，在屋子里都走丢了。

何俊看出来，说：“你可当心啊！不要乱走迷了路，困在哪个角落里，几天也出不来。”她笑了一声，又说：“等饿得眼睛发绿，可别怨我没提醒过你。”

吴顶说：“你家太大，太难走了，你是不是小龙女啊，住在这古墓里。”这是吴顶一下子联想到的东西，不假思索就说出来了，却看到何俊脸上微微一红，搞得吴顶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何俊皱起鼻梁说道：“我是古墓里的僵尸！”

吴顶哈哈笑了起来，说：“吓人！”

何俊也一笑，道：“咱们还是去客厅坐吧！”

书籍目录

引子.....	001
一、谜宅孤女.....	006
二、软剑飞刀.....	026
三、语文老师.....	045
四、烟笼湖心.....	068
五、教堂疑云.....	091
六、地下长城.....	109
七、高山栖仙.....	123
八、邀友掬星.....	144
九、羽化飞仙.....	164
十、祸福无常.....	181
十一、密林暗影.....	198
十二、潜龙冲天.....	219
十三、惩恶锄奸.....	236
十四、假作真时.....	252
十五、百战黄沙.....	281
十六、冰封南国.....	306
十七、弱旅雄师.....	320
十八、谍影重重.....	340

《倒影斑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